

#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胡壮麟 朱永生 著  
张德禄 李战子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

ISBN 7-301-09384-5

I. 系… II. ①胡… ②朱… ③张… ④李… III.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0619 号

**书 名:**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著作责任者: 胡壮麟 朱永生 张德禄 李战子 著

策划编辑: 张 冰 黄瑞明

责任编辑: 黄瑞明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384-5/H·152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电子邮箱: zbing@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47

排 版 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30.5 印张 668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前 言

本书的三位作者曾于1988年应湖南教育出版社约稿,合作编写了《系统功能语法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该书在1992年曾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

转眼间,17年过去了。《概论》在坊间已难寻觅,当年的责任编辑闻已解甲归田。正在为如何对付读者不时查询而困扰之际,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再版《概论》。我们欣然同意。

当我们再次翻阅《概论》时,发现这17年中发生了惊人的难以预料的变化,如:

- 作为该书主要蓝本的韩礼德1985年版的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有了1994年第二版后,又有2004年第三版。每一版都有较大程度的更动。
- 我们在1988年的《概论》前言中曾谈过:“……就像伦敦学派的弗斯培养了一代年青有为的语言学家一样,围绕韩礼德已形成了一支系统功能语法学家的队伍。”如今,诸如 Martin, Matthiessen, Fawcett, Thompson, Francis, Ventola, Lemke, Thibault 等众弟子中,有不少已成为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 就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本身来说,人们已从传统的及物性、情态、主位/述位、新/已知信息、衔接等扩展至语域和语类、语法隐喻、评价和意识形态等新的领域。在应用方面,一些学者也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实验和推广,如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语言和第二语言教学。
- 我国的系统功能语言学队伍已日益壮大。自1989年以来,已召开了八次全国性的大会。我国学者已从早期以引进为主的工作,发展到今天把批判性接受作为目标。同时,国内许多学者已能结合我国情况,特别是汉语情况进行研究。虽然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个方向是无可非议的。

——由于我国功能语法学会坚持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活动置于“功能语言学”的大旗之下，并坚持再好的理论必须注重应用这一原则，我们从其他功能语言学派，如层次语法、法位学、格语法、隐喻学，以至认知语言学，也从广大第一线的语言老师和外语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反馈和鼓舞，从而推动了我国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的的发展。

——最后，当我们于1988年写《概论》时，由于本身经验有限，读者对系统功能语言学了解得不是很多，加上出版社对字数的限制，许多问题不敢写深写透。现在有条件改变这种状况。

所有这些，说明我们有必要对《概论》做重大修订，以反映上述变化。在修订版《概论》中，我们保持并修订原有的九章（即胡壮麟，1、2、3章；朱永生，4、6、13章；张德禄，5、11、12章）。另外，我们增加了“复句与词组”（张德禄，第7章），“语域与语类”（朱永生，第8章）和“语法隐喻”（胡壮麟，第9章）。最后我们又决定增加“评价理论与意识形态”（第10章）。

承蒙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李战子教授鼎力相助，完成这一任务，仅表衷心感谢。我们也感谢清华大学方琰教授对本书提出宝贵意见。

在《概论》的前言中我们曾说过：

科学研究是一项前仆后继的事业。它不为时间所囿，它不为国界所限，它不为权威所禁。韩礼德的理论不是在真空中孕育的，它包含着人类文明几千年的潜移默化，老一辈学者的开拓和传授，同代人的热烈争论，也包含着韩礼德本人敢于对自己的观点不断修正，不断创新。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本着这个目的写的。特别要指出的是，韩礼德缅怀他的启蒙导师中有我国的罗常培和王力先生。

今天，我们仍然保持上述观点，但很愿意借此机会补充一些新的信息和认识。关于王力先生对韩礼德的影响已有较具体报道。<sup>①</sup> 其次，如

<sup>①</sup> 胡壮麟：“王力与韩礼德”，《北京大学学报·英语语言文学专刊》1991年1期，第49—57页，收入张谷，王辑国编：《龙虫并雕，一代宗师——中外学者论王力》，广西教育出版社，第200—216页。

果说上述引文当时是就韩礼德理论而言,今天我们也想把自己摆进去,即我们也要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创新。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中山大学王宗炎先生对《概论》一书曾经做过的评论<sup>①</sup>,我们欢迎王宗炎先生和其他学者对本书继续给以批评指正。正如韩礼德曾经对悉尼大学的研究生说:“一门学科,一种理论,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明这门学科和这种理论,已经发展到了尽头,难以再有新的突破。”我们将循此和前辈们、同行们共勉。

最后,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力支持出版本书。

胡壮麟  
北京大学蓝旗营小区  
2005年5月

---

<sup>①</sup> 王宗炎:“四位中国学者关于《系统功能语法概论》的讨论:胡壮麟先生的答复”,《福建外语》1999年第3期,第6—8页。

# 总 序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最早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彭宣维教授、王星教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张冰编审共同策划的。三位先知先觉者的基本思想我较清楚。首先,他们认为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人数不断增加,但社会的迅速发展又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面、思辨能力、创造性等的培养,已成为目前研究生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解决研究生教育的培养问题,要抓好源头,即有必要将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从研究生入门逐渐下移到本科阶段,以解决外语专业学生与同时入学的其他系科同学相比在科研能力和学术潜力上有所不及的问题。我非常赞同彭宣维教授、王星教授和张冰编审的远见卓识,愿意为他们摇旗呐喊,冲锋陷阵。

在三位策划者的启示和鼓励下,我大胆补充一些个人的看法。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就流传一种怪论,说英语不是专业,是个工具,于是要求外语系科学生都要另选一门专业或方

向。我听到这种公然反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专业设置目录的论调总感到不是滋味,并在国内外多种场合争辩。现在“语言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的出版就是向世人表明,外语专业的学生,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要学的东西很多,把外语学习仅仅看作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实为井底蛙见。

在外语不是专业是工具的口号下,在大学外语系科里,一度泛起增设“外交、外事、金融、贸易、法律、秘书、教育技术、新闻、科技”等方向的热潮,以至于让我们那些系主任们、院长们手忙脚乱,穷于对付。其实,我们的年轻人毕业后想干什么,自己心里最清楚,不必我们的系主任们、院长们多操心,指腹为婚;何况毕业后就业市场千变万化,我们在本科期间要设置多少方向才算具有市场意识呢?我认为,对于我们的外语系科的本科生来说,应首先让他们接受通识教育,才能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得心应手。再者,从新世纪的全球化、国际化趋势来看,我们培养的人才还应是具有能进行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不是人云亦云、照葫芦画瓢者。就外语系科来说,让学生只会围着外语“工具”操作,不会动脑,终究不是办法。

我的上述观点绝非空穴来风,也非杞人忧天。最近,教育部外语教育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的专家们去国内四所大学对英语专业进行试评。报告中有一段话引人深思,现摘录如下:“然而,试评结果表明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中的学科建设却不甚乐观。个别院校对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科内涵不很清楚;

制定的学科规划既与该校的层次定位不相符,也不符合外语学科的基本规律;课程设置与全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有一定距离;培养的学生基本功不扎实;教学管理比较混乱,质量意识不强。”<sup>①</sup>

再来看看大学英语教育,教育部高教司领导和大学英语教育专家已达成共识,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中明确“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的教学体系”。在课程设置方面则提出:“将综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有机结合,以确保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和提高。”遗憾的是,现在国内有些出版社过多地关注主干课教材的出版,对全面贯彻《教学要求》的其他教材所花力度不够。

所有这些说明,为高校外语专业学生、大学外语学生和其他相关专业的学生提供拓宽知识面、增强思辨力、孕育创新精神的各种教材和阅读材料甚为必要。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知识系列读本”必将弥补这方面的空缺,为培养名副其实的优秀外语人才做出长远贡献。

本丛书是开放式的,除欢迎读者对已出版的种类提出宝贵

<sup>①</sup> 戴炜栋、张雪梅:《谈英语专业教学评估和学科建设》,《中国外语》2005年第2期,总第4期,第4~7页。

意见外,也欢迎对选题提出建议。我们也期待老师们参与选题和写作。让我们为探索、改进和提高中国外语教育,为培养更多掌握语言知识和技能并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共同合作、共同努力。

胡壮麟

北大清华蓝旗营小区

2005年9月10日

## 第八章

# 语域与语类

### § 8.1 引言

人类所有的语言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语境(context)中发生的。英籍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早在 80 多年前对南太平洋新几内亚特罗布兰德群岛进行实地调查时就发现,脱离了语言活动的具体环境,要理解或翻译当地人所使用的语言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于 1923 年提出了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概念,指的是与语言活动直接相关的具体环境。后来,他发现情景语境还不足以解释语言活动的全部内容,又于 1935 年提出了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的概念,指的是语言活动的整个文化背景。我们在本章将要讨论的语域和语类正是分别与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紧密相关的两个问题。

### § 8.2 语域

#### § 8.2.1 语域的界定及其制约因素

根据韩礼德(1964)的界定,语域(register)指的是“语言的功能变体”(functional variety of language)。所谓功能变体,就是因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的变化而产生的语言变化形式。

情景语境指的是语言活动的直接环境(immediate environment)。这个环境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根据格里高利和卡罗尔(Gregory & Carroll, 1978)的观点,语境因素包含三个部分: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话语基调(tenor of discourse)和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即语场、语旨和语式。

话语范围指的是交谈的话题(subject matter)以及场地(setting)等情景因素。话题可能是技术性的(technical),也可能是非技术性的(non-technical)。技术性话语包括科研报告、医疗指南等,非技术性话语包括小品文和日常会话等。话语范围对词汇的选择有很大的制约作用。例如,英语中的动词 *cleanse* 一般只出现在广告中,汉语中的名词“支点”一般只出现在与物理学相关的文献和讲课内容中。此外,话语范围对语态(voice)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制约。例如,技术性话语使用被动语态的可能性远远高于非技术性话语。

话语基调指的是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关系即个人基调(personal tenor)和语言活动的目的即功能基调(functional tenor)。个人基调可能是亲密的(intimate),如夫妻之间;也可能是疏远的(distant),如陌生人之间。功能基调可能是教导性的(didactic),如菜谱和药品使用说明;可能是说明性的(expository),如机械的结构和功能;可能是描写性的(descriptive),如某人的长相;也可能是说服性的(persuasive),如商业广告。然而,韩礼德后来所说的话语基调只指格里高利所说的个人基调,而不包括功能基调。他有时把功能基调归入话语范围,有时又把它归入话语方式。和格里高利一样的是,他也认为个人基调制约语言使用的正式程度。人际关系越亲密,语言的正式程度越低。正式程度的体现形式包括语气(mood)、情态(modality)、称呼(vocative)和人称代词(personal pronoun)等。

话语方式指的则是语言活动所采用的媒介(medium)或渠道(channel),它可能是口头的(spoken),如当面谈和电话采访;可能是书面的(written),如书信、小说和诗歌;也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如课堂听写练习是口头为了书面的(spoken to be written),而新闻播报则是书面为了口头的(written to be spoken)。书面交际和口头交际

之间有着许多差别。例如,口头交际经常有相互打断、停顿、错误开头、迟疑,而书面交际没有这些现象。口头交际用词比较浅显、随意,句子较短,但有时长得出奇,语法结构反而复杂了,而书面交际用词相对复杂、正式,句子较长,语法结构虽然复杂,却关系清楚。

上述三种语境因素共同作用,在具体的交际场景中以具体的方式出现,从而为每个具体的语言活动提供语境构型(contextual configuration)。韩礼德(Halliday, 1975: 132—133; Halliday, 1978: 63—64)曾以下面一段母子对话说明语域概念:

(1) 母亲〔在浴室中,奈杰尔坐在椅子上〕:你在那里等一等,我给你拿毛巾。坐着不要动。(但奈杰尔已站在椅子上。)

奈杰尔〔完全模仿母亲的语调,而不是用纠正的语调〕:在那里站定。把杯子放在地板上。

母亲:把杯子放在地板上?你想怎样?

奈杰尔:爸爸牙刷。

母亲:啊,你要爸爸的牙刷,是吗?

奈杰尔:是的……你(=我)要把青蛙放在杯子里。

母亲:我看青蛙太大了,放不进去。

奈杰尔:是的,你能把鸭子放进去……噗……噗……

母亲:明天吧。水都快流光了。

奈杰尔:你要妈咪的红牙刷……是的,你能拿妈咪的旧红牙刷。

这段对话的话语范围是:家庭卫生间,受他人帮助的活动(母亲给孩子洗澡);同时由孩子探索容器原理(如将一个东西放进另一个东西),同时获得某个物品(如拿走属于别人的东西)。话语基调是: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交往;母亲决定活动的进程,孩子自得其乐,要求母亲允许他做某事;母亲允许,并分享孩子的乐趣,但不忘自己要做的事情。话语方式是:口头对话;实用性的言语;母亲引导,孩子完成恰当的动作;双方配合,没有冲突。

这三个语境因素共同作用,制约讲话者对词语和语义结构的选择。根据韩礼德的观点,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分别制约语

言的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有关这三大功能的详细讨论,见本书第四至第六章。)

### § 8.2.2 语域的特点和功能

语域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1)语域可以根据不同的精密度阶进行分类:例如,科技英语可再分为数学英语、心理学英语等语域;数学英语又可细分为代数英语、几何英语、函数英语等语域。(2)不同语域之间有不同的距离:有些语域十分接近,有许多相似的意义特征,如电视新闻报道和报纸新闻报道;有些则没有共同之处,如数学英语与诗歌英语。(3)语域有开放式与封闭式之分。封闭式语域属限定性语言,没有发挥个性和创造性的余地,如天气预报和机场通知。开放式语域是相对不受限定的语言,供选择的意义的范围很广,如讲故事和日常对话。在这两者之间是具有不同开放程度的语域,如法律文件、商务报告、旅游指南、医患对话等。

语域的基本功能是预测语篇结构。这种预测功能是双向的:我们既可以根据语境来预测语篇,即预测在特定语境中供交流的意义和语篇的结构,以及所用词汇和语法的类型,又可根据语篇来预测可产生这个语篇的语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都知道在开学典礼上校长将会讲哪些话,也知道一个开会迟到的人在进入会场后听了几句便能知道会议的大致内容、参与者的角色关系和会议所采取的交际方式。艾金斯(Eggins, 1994: 25)举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2) Stephen: Yea. 171 38802... Yea. Race 4 at Albion Park please. Ah, two units to win number 8. Two units to win number 11. Ah, number 6, six by six. Um, number 3, ten units to win. Ah, quinella please, 3 and 10 for ten units. Um, number 6 ten units to win. Um 5 um quinella please 5, 6 and 11 for four units the quinella. I think that's the lot thank you... Twenty units. Thank you very much. Bye.

首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例子来分析已经出现的语篇对语境的预测作用。听到这段讲话内容的澳大利亚人能很快推断它的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 *win* 和 *quinella* 等词语的使用推断这段话的范围与某种比赛相关,通过 *Albion Park* 的使用推断这个比赛是赛马,通过 *XX units* 的使用推断这段话的话题是赌马。二是通过讲话者提出的下注要求推断讲话者的身份是投注人,对话的另一方是投注站的工作人员,通过 *Thank you very much* 的使用推断交际双方很可能是陌生人。三是通过 *um* 的使用推断话语方式是口头交际,通过 *Race 4 at Albion Park* 的使用而不是 *this race* 或 *that race* 的使用推断这段话不是面对面的交谈。现在,再看语境对语篇的预测作用。假设我们自己要参加体育赌博,就必须先选择哪一种赌博。如果我们选择了赌马,就必须在比赛开始之前进行投注。决定投注后还必须决定是通过电话投注还是亲自到投注站投注。如果是通过电话投注,我们就必须一开始就说明投注的项目,比赛的场次以及投注的对象和注数。这就要求我们使用 *units*, *win* 和 *quinella* 等与赛马直接相关的词语。此外,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与通话对象的人际关系决定讲话的正式程度,决定是否使用 *Thank you very much* 等礼貌用语。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交际的方式是双方不见面的口头交际,讲话时可以使用 *um* 等表示态度迟疑的“填充词语”(language filler)。

语域的预测性与语域的封闭程度直接相关。一般说来,语域的封闭性越强,其预测性越强;反之,其预测性越弱。这是因为较开放的语域中供选择的意义的范围比较封闭的要广泛得多。试对比天气预报和新闻报道。前者的内容和顺序基本上是固定的,一般先讲近几天的天气状况,然后是明后两天的天气趋势,其中包括气温、风向、风力、阴晴变化等。而对后者,一般只能预测事情的结果在事情发生的过程前面报道,对具体的内容则很难估计。如果是日常闲谈,则更难预测了。

### § 8.2.3 语域与方言的关系

讲到语域,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方言(dialect)。

方言也是语言的变体,但与语域不同。韩礼德(1978)对它们进行区分时曾明确指出,语域变化的基础是语言使用(according to use),而方言变化的基础是语言使用者(according to user)。具体地说,方

言不是由语言本身所发挥的功能引起的,而是由地理、历史、社会和个人等因素产生的。因地理因素而产生的语言变体称为地理方言(geographic dialect),如英语中的美国英语、英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和南非英语等。因历史因素而产生的语言变体称为历史方言(historical dialect),如英语中的古英语和现代英语等。因社会因素产生的方言称为社会方言(social dialect),如官腔、学生腔等。因个人因素产生的语言变体称为个人方言(ideolect),即个人区别于语言社团的语言习惯,如文献研究学中考证作者身份时所依靠的个人语言特征,以及日常交际中由于个人癖好而形成的咬舌、叹息和用词习惯等。

这里有两种现象需要注意。第一种现象是有些人一辈子只会说一种地理方言,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使用不同的语域去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第二种现象是有些人能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地理方言,如有些上海人既能说上海话又能说普通话。他们什么时候说上海话,什么时候说普通话,并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而是一个与交际情景和语言功能紧密相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言和语域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

#### § 8.2.4 语域的转换、混合和借用

在语言交际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语域转换(register switching)、语域混合(register mixing)和语域借用(register borrowing)的现象。

所谓语域转换,指的是讲话者从一个语域转入另一个语域,如秘书把领导的口头演讲稿改写为新闻广播稿,或国际学术会议上的听众由原来的专家同行变成了初学者而导致发言人对发言内容所做的修改。请看下面的实例:

##### (3)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

我现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

爸爸每天都上班吗?管得不严就不要去了。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别舍不得穿上

吧。以前儿子不太听话,现在懂事他长大了。

哥哥姐姐常回来吧?替我问候他们吧。有什么活儿就让他们干,自己孩子有什么客气的。

爸爸妈妈多保重身体,不要让儿子放心不下。

今年春节我一定回来。

好了,先写到这吧。

此致

敬礼!

这是我国流行歌手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一封家书》的歌词,我们在这里把它还原成书信的形式。一般说来,书信是写给人阅读的,而不是供人吟唱的。但李春波却以音乐为载体,唱出了一封家书的形式(只缺写信人的落款)和内容,以叙事的口吻和亲切的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远离家乡的打工者对亲人的深情思念。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成功运用语域转换的例子。

所谓语域混合,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语域在同一个语篇中交错使用的现象,如下例中的古体词和俚语:

(4a) For more elaborate ablutions, or to answer a call of nature, it was necessary to venture out into the draughty and labyrinthine corridors where baths and showers and toilets were to be found but little privacy and unreliable supplies of hot water. (David Lodge; *Small World*)

(4b) If you wanted to have a bath or a shower, or to use the loo, you had to go out of your room, and the corridors were draughty and hard to find your way around. The bathrooms weren't terribly private, and there wasn't always hot water. (J. Thornborrow & S. Wareing, 1998: 93)

(4a) 描写的是一个场所的生活设施,本可以用(4b)这样的浅显易懂的口语来表达。但它却使用了 *elaborate*, *ablutions* 和 *labyrinthine* 等拉丁词语和古法语词汇,混淆了书面表达和口头表达

之间的差别,使这段话听上去非常深奥。

所谓语域借用,指的是讲话者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使用了与已选语域不同的语域,比较常见的是在讲话过程或行文过程中借用其他语域的某个说法,如:

(5) ××教练昨天下课

(6) 二十一天真相大白

(7) 围棋:八段;写作:九段。

例(5)是一则新闻标题,它借用了学校用语“下课”以表达“被解职”的意思。例(6)是一则增白露广告,由于使用了“真相大白”这个词语,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不是商业广告,而是一则警方破案的报道,增强了读者的好奇心。而例(7)则是陈祖德先生评价围棋高手孔祥明所著《我情我心》时说过的一句话。它借用了围棋这个语域的分段术语,把作者的写作水平定为九段,比其围棋水平更高一等。这句话被四川人民出版社用作广告语,通过语域借用的形式产生了幽默而达意的效果。

### § 8.2.5 语域的误用

语域误用指的是讲话者在交际过程中使用了不恰当的语言功能变体。误用的原因大致有三种:忽视了话题的制约,如例(8);忽视了受话者的身份和受话者对讲话内容的接受程度,如例(9);忽视了口头交际和书面交际的差别,如例(10):

(8) 蒋介石:忠信呀,你是个政治上敏感的人,该能猜出我叫你来贵州做什么了吧?

吴忠信:我真的不知道。

蒋:我接到王家烈的辞呈,辞去贵州省主席的职务。我想让你代我管理贵州省政务。

吴:在下遵命就是。不过王家烈素与中央怀有二心,我怕——

蒋:你放心,我自有安排。